

訂正
修身叢語
上

埼玉縣藏版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民ノ富メルハ即朕ノ富メルナリト。諸民稅ヲ輸
レテ宮ヲ修メント請フ。聽カス。後數年。始メテ之
ヲ修メシム。是ニ於キテ風化大ニ行ハレ。刑措ク
二十餘年。登遐ノ日。民考妣ヲ喪スルカ如シ。皇太
子立ツ。

仲皇子ヲ
誅ス

履中天皇ハ。仁德帝ノ長子ナリ。仁德帝崩ス。住吉
仲皇子反レテ宮ヲ燒ク。天皇之ヲ河内ニ避ケ。皇
弟瑞齒別ヲレテ之ヲ誅セシム。○二年。正月。瑞齒
別ヲ立テ、皇太子ト爲シ。平群木菟葛城圓等ヲ
レテ國政ヲ執ラシム。○四年。八月。始メテ史官ヲ

史官ヲ置
ク

福井光編輯
川島樸坪刪定

訂正
脩身叢語

埼玉縣

埼玉県立久喜
53764
図書館蔵書



修身叢語序

庶幾

川島樸坪輯修身叢語。乞文
弁其首。書為修身而作。何以又為
書中。所載皆古今聖賢之嘉言
懿行。又何待予。危言哉。樸坪之
意。蓋謂。今之世人。皆趨功利。而不
知所

修身叢語

重野編修序

埼玉縣

鞠文庫

福井光編輯
川島樸坪刪定

訂正
修身叢語

埼玉縣



鞠山文庫

修身叢語序

庶幾

川島樸坪輯修身叢語。乞文
弁其首。書為修身而作。何以又為
書中。所載皆古今聖賢之嘉言
懿行。又何待予。危言哉。樸坪之
意。蓋謂。今之世人。皆趨功利。而不知所

以修身。隨壞禮法。賤棄德義。將
 至無究極。在者是書。以諷世。使予
 暢言其說。云爾。則予豈得無一
 言乎哉。夫修身也者。為人之道也。
 不修身。不可以為人。字書曰。修飾
 也。刷也。文從彡。者毛飾。畫文也。

飾畫者。刷而畫之。在去塵垢而
 加緝采。理之修。而凡須髮之屬。
 亦皆從彡。所以飾體也。人有毛
 髮須眉。然後成形體。禮法德義
 之飾身。猶毛髮須眉之飾體。今
 人裸而行。立溺於路。則為法建

所呵執拘收贖。夫裸行溺路。失於禮法德義之小者。世猶以為夷倍。知恥之戒之。而至其失之大者。則恬乎不之怪。且以為文明。以為曠達。此操坪氏之所以慨焉。有斯著也。歟。嗚乎。風俗之壞。教化

之不明。唯識者深慮而遠察之。伊川之野祭。卜其地之為夷。楊墨之異端。知其陷於禽獸。夫禽獸亦有毛髮須眉。而成其形體。猫啞掌以拭面。烏雀浴水以刷翅。雁行不亂序。犀熊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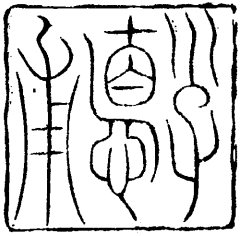
義。是禽獸不止具其形體。而又
有其容止德義也。禮法之邦守
德義之弗講。其所以修飾其身
者。無有焉。爾而覲然為人。曾飛
走之不如也。盍觀乎是書。而有
所猛省焉。

修身業記

三
培
五
鼎

明治辛巳春仲

史館編修重植安釋撰



修身業記
重野編修序
日
奇
玉
條

脩身業語序

四

風俗之醇。隨于氣運之盛衰。而業運之盛衰。視于風俗之存。腐。於木之。危。春秋之業。悖。此理之常。人能知之。殊。之。志。教化之方。興。以。

回氣運之表。多氣運之方。旺
 亦可以受澆季之信也。才今
 際中興之運。百度更張。教
 化盛興。宜風俗無時運。化
 以臻文昭極盛之域。然澆季
 之餘風未全。多仍偽之積習。日

長。豈非上所以平之者。未盡
 善。多之。又善起之振之者。多
 諸樹木。栽培浸灌。得宜。雖澆
 木可以凌雪霜。傷折之。剪伐之。
 松柏猶且不能息陽春之氣。
 此非理之易見者邪。夫人心之

動因物之移。浸淫于末之藝。行
 之中。則不動而正。浸淫于淫辭
 波說之中。少之期。而邪教化
 不可之信。善為以此也。自西華
 之行也。人急功利。而忽修己。尚
 淳華而鄙淳素。耳食之徒。

似倒眩惑。一時成風。屏棄經
 傳。視同敗紙。坊間所鬻。非侮聖
 慢賢之書。則逐時射利之說。一
 若孔長傲。增偽者。有天下之
 見。田舍之童。僅讀教卷之書。
 則傲然自大。談揚政法。凌蔑古

先不復志。人間有禮義事。此所以風俗興。氣運相。皆也。友人川島梅坪。多慨乎此。思所以救世者。其必先治謀。著一書。蒐古今。別和洋。分門若干。名曰脩身叢語。嘉言懿行。美衆

然華。為之以教。於讀者。良心。不有補於世道。謂之。素。晨鐘可也。雖然。蓬生於麻中。美能立。楚人之子。孔引於荻。安得齊語。此著雖善。以實。存衆何。曰。物極必變。西

學之盛行有年。至。至。與人。亦。
 之。此。將。更。概。亦。况。是。道。自。任。亦。
 之。之。其。人。自。今。著。述。之。上。梓。者。
 必。少。脩。身。進。德。之。善。多。非。肉。之。
 長。傲。增。信。者。吾。知。德。之。之。益。也。
 則。風。俗。與。之。時。運。化。者。庶。幾。之。而。

頌矣。余為詩不樂言序。
 明治十四年龍集辛巳三月

老若本原完禮撰并書



修身叢語序

明治十三年春。埼玉縣令白根君
 告學校長川島梅坪曰。今在學校
 教人。徒事記誦技藝之末。本諸
 躬行。如何其可。余恐賊夫人之子。
 梅坪曰。然。宜纂輯嘉言善行。使生
 徒日誦讀涵泳。庶乎化民成俗。乃

與僚屬福井蘊齋謀涉獵羣籍擇其尤切身心者拮据數月勒為二卷名曰修身叢語徵序於龜谷元夫我先王設學也尊六經先德行故風俗醇厚治化休明若教人而不以德其智益開則機巧益長至侈淫辭競詭辯命奸心盜行以塗

耳目乃視六經為芻狗視孝弟忠信為塵飯土羹私意肆而良心泯焉韓昌紱稱不學春曰馬牛而襟裾馬牛而襟裾猶可也為狐狸為豺狼其何以待心是以先王教人必先德矣夫古聖賢言行可師可法尋繹其言以銘諸心景仰其行

而顯諸用。乃可以進德修業。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編有之。維新以來。建學周遍海內。而胥司。設科。專主記誦技藝。稱為做歐洲。然歐洲未嘗廢修身。則徒掇糟粕。而遺精華者。非朝廷建學之意也。頃者。文部大釐革學制。以修

身為主。而此編值成。何其識之明。而所見之同也。晉安定胡瑗設學湖州。置經義齋。及治事齋。施教各有本末。其徒皆循二雅。飭不問而知。為胡氏弟子。宋主取其法。用出於大學。令也。埒玉縣。屢聘老儒。碩學。以振教鐸。多士林。二起焉。他求

安知不有以胡氏弟子目之者乎。余既欽白根香之通曉治體又感梅坪之勤於教育也乃不辭兩序之。

省軒 龜谷行撰



訂修身叢語

凡例

- 一 此編上卷為本邦人下卷為漢土人今本朝為十五門漢土為十八門本因事而立門非因門而集事此其所以不同。
- 一 此編行文純駁混淆間有意味費解者不敢潤刪者恐失實也。
- 一 叙本邦人以尊卑叙漢土人以年代而尊卑年代同者不復立序次其他稱謂名字異同一從原書。
- 一 一條有關涉數門者一人有出入數門者蓋孝之

於忠。仁之於義。名異而實同也。

一此編取於正史。參於野乘。以要無誤謬。然取舍配
比。或有不當者。博雅君子幸正焉。

明治十四年二月

編者識

訂正修身叢語卷上目錄

孝 順
恭 敬
謹 慎
謙 讓
寬 裕
節 儉
學 文
廉 介
忠 良

德行 慈仁 篤行 持正 雅量 規諫 目錄畢

訂修身叢語卷上

孝順

大鷦鷯尊仁德譽田天皇之第四子也。幼而聰明睿智。及壯。仁寬慈惠。四十年春正月戊申。譽田天皇召大山守命大鷦鷯尊。問之曰。汝等愛子耶。對言。甚愛也。亦問之。長與少孰尤焉。大山守命對言。不逮于長子。於是天皇有不悅之色。時大鷦鷯尊豫察天皇之色。以對言。長者多經寒暑。既為成人。更无愠矣。唯少者

福井光 編輯
川島楳坪 刪定

未知其成。不是以少子甚憐之。天皇大悅曰。汝言寔合朕之心。是時天皇常有立菟道稚郎子第五子也為太子之情。然欲知二皇子之意。故發是問。是以不悅。大山守命之對言也。甲子立菟道稚郎子為嗣。四十一年春二月戊申。天皇崩。時太子菟道稚郎子讓位于大鷦鷯尊。未即帝位。曰奉宗廟社稷重事也。僕之不佞。不足以稱。夫昆上而季下。聖君而愚臣。古今之常典焉。願王勿疑。須即帝位。大鷦鷯尊曰。我雖不賢。豈棄先帝之命。輒從弟王之願乎。固辭不承。各相讓之。爰皇位空之。既經三載。太子曰。我知不可奪。兄王之

志。豈久生之煩天下乎。乃自死焉。大鷦鷯尊標擗叫哭。不知所為。曰若死者有知。先帝謂我何乎。後三條天皇為儲皇時。僧都成尊常候禳於其宮。一日成尊問帝曰。殿下拜北斗乎。帝曰。每月拜之。非是。徼福。他日登祚之事。欲无之念。而猶未免有意于此。是豈臣子之心乎。吾深懼其罪。所以拜斗也。成尊流涕。

高倉天皇資性孝順。自後白河法皇被幽。積憂成疾。又及建春門院崩。悲慕特甚。至廢寢膳。當除服。侍臣藤原泰通進御衣。帝不忍釋服。泫然泣下。泰通亦悲。

不自勝。左右近侍無能仰視者。

重明親王醍醐帝第四子也。好學有才名。又有至行。及帝崩。哀慕不已。時臣子皆期而公除。唯親王獨公朝之外。衣食服器不敢用綾羅朱漆。心喪三年。

藤原吉野者。致仕參議正三位兵部卿綱繼之男也。自少遊學。手不釋卷。仕至中納言。授正三位。二親在堂。定省无虧。一日。家有鮮肉。父綱繼遣人分取。會吉野朝謁未歸。庖人斫而不分。他日。吉野聞之。泣譴庖人。終身不復肉食。

此條泰時。義時之長男也。義時卒。而泰時代之。義時

多子。其見愛皆過於泰時。泰時乃以父心為心。常厚諸弟。雖父沒不衰。至於既分割其采地。則仲氏之所受最為多。叔季次之。而所自受。反等於叔季。曰。我追憶先考平昔之意。則不忍不如此也。初泰時將分賚采地於諸弟。先自疏其所欲賚之戶數之多寡。密上之於二位禪尼。曰。臣亡父所食之邑。早下鈞命。使諸孤。如其分受之。臣不勝希幸之至。禪尼閱疏。愕然曰。子以嫡長。所自受者。反與小弟无異。何也。泰時答曰。臣雖無似。得與政事。烏於采地。有所競望哉。第欲使弟妹喜而已。禪尼涕出。而未有所言也。泰時彊之。

而後聽。秦時訖然而退。會諸弟妹。告之以分割之事。曰。是尼君之命也。各宜領之。而已。則如初。无之知者。諸弟大悅。列國聞之。皆有所耻。務為敦睦之行云。隨身公助。東三條太政大臣兼家之隨身武則之子也。右近馬場有賭弓。公助與焉。而其射不如人。父武則自傍視之。怒撻公助於稠人中。公助不避。伏受其杖。武則怒解而去。或人問公助曰。何不避乎。公助曰。我父老而性急。我走必追。追必顛蹶。我恐或傷其身。故不避焉。問者歎服。竟以孝聞。副元帥北條相州禪門之士人某。有母性至躁急。一

日暴怒。將毆士人。誤倒於地。身少覺痛。士人謝罪。母不勝其怒。往白禪門曰。我子毆我。令倒於地。禪門驚問士人。士人曰。誰為此言。禪門曰。汝母之所誅也。士人輒引咎不辯。禪門以為不孝甚矣。即當流刑。母聞之。而心憂。又往白禪門曰。前言乃老婦為怒氣所汨。而失之也。實則我子不毆我。我將毆彼。誤倒於地。彼无罪。願宥流刑。言訖收淚。禪門笑召士人。謂之曰。汝不毆母。何自誣乎。士人答曰。母已言為小人所毆。小人若曰不然。恐使母有妄誕之誚。故受其罪。禪門嘉歎不輟。自謂得人。因增其秩。終身寵遇云。

橘氏妙冲。逸勢之幼女也。承和九年。逸勢連坐。伴健
岑謀逆之事。掠拷不服。減死配流於伊豆國。妙冲不
勝離愁。其出京日。悲泣徒步以從之。監送者叱而令
止。妙冲不聽。晝止夜行。遂得不與父相離。逸勢行到
遠江國板築驛。終于逆旅。妙冲攀踊盡哀。既葬廬墓。
日夜不去。削髮為尼。自名妙冲。行人皆為之流涕。嘉
祥三年。五月。壬辰。有詔。追贈逸勢正五位下。使歸葬
于本土。妙冲大喜。負柩還京。一時稱為孝女。
微妙者。洛陽之名妓也。建仁中。往在鑊倉。大樹賴家
觀其舞於比企能員之第。擊節歎賞。能員曰。此女遠

至自洛。豈无志願。大樹親問之。微妙涕泣不肯出言。
大樹屢問。而後乃言。妾父右兵衛尉為成。建久某年。
因讒下獄。後放于奥州。母亦不堪其憂而死。時妾甫
七歲。无兄弟。无親昵。瑩瑩子立。形影相弔。昕晡只无
勝想父耳。雖然。无由知其存否。妾以為若學歌舞。以
買人之愛憐。庶幾或得通信於父。是妾之所以知舞
也。今日何幸辱承温問。伏摠下情。不勝慙懼之至。言
訖又泣。辭色甚哀。滿堂為之慘惻。大樹即遣使於奥
州。以問渠父。二位禪尼喜其孝衷。甚加恩意。後十數
日。使者反命曰。微妙父為成。死於奥州。微妙哭泣慙

絕。又而後蕪。頓入壽福寺爲女僧。更名持蓮。禪尼益憫。賜宅於深澤里。居之數。召會晤于持佛堂云。大炊頭源好房。林學士曾撰其行狀。其畧曰。從五品大炊頭好房君。以今年六月二十三日。逝箕田第。春秋僅二十一。謂之花不全開乎。謂之苗秀不實乎。誠是可惜之甚也。君姓源氏。參州松平家之一流。其世系詳家譜。朝散大夫殿中監忠房嫡子也。幼而岐嶷。四五歲而解國俗字。知方角字。向府城及父母所在之方。不敢伸足。出則告父母。反則來前。若得珍品。獻之父母。把見則愉愉如也。父母賜物。則拜而受之。愛

不失。有時賜書。則戴而披之。讀畢。又戴而納之。凡父母所言。敬而不違。或與侍者談。而及父母之事。則雖卧必起。正坐而聞之。或侍母側。若見寸刃錐針之類。則慮其誤觸。而手自收焉。稍長。在傍室。晨省夕定。問其安否。雖他適夜闌。无不反面當花時。月夜。則屢請迎父母。和樂添興。或罹疾。則不離其側。藥必先嘗。食必先試。而進之。或丁憂。則慰諭頌承。以勸飲食。漸及成童。厭紛奢。守儉約。不恣其志。所言所行。皆順父母之心。父在封邑。勤留主事。所告所報。无懈无闕。而事母愈謹。愈敬。且寓諷諫之趣。而慮不協其心。自省自

悔無不盡心。待其有喜色而退。稟性多病。常懼為父母之憂。而治養甚慎。故七茵復初者數矣。其孝志之大槩如此。

寬永初。雲州松江城有一人。姓伊達氏。號治左衛門。簪筆仕國主堀尾公。二親在堂。出告反面。定省溫清。无敢廢闕。饌非甘毳。父母不樂。伊達時雖薄俸。必有鮮醲。不計家之有無。朝夕孜孜。親執刀俎。非无使役。以他人不如己之至誠也。官暇則更買一肴。請父母曰。今日幸得某物於人。割烹願從所好。父曰。為鱸。母曰。作羹。所命常殊。伊達皆如其命。而各進之。習以為

常。父母或欲來於已室。則先厚設飲食。然後升堂。請曰。願我令大人試我壯健。乃負父而下堂。於母亦然。凡其色容。无不愉婉。聲氣莫不和柔。父母視之。猶嬰孺。使之若婢妾。遂俾父母終身无憚。已勞之念。堀尾公具聞。渠之孝行。深嘉之。數賜珍餌。使以進於二親。士民皆言。國中非无孝子。唯无伊達。

中江氏。姓藤諱原。字惟命。江州高島郡小川人也。自少讀書。有所發明。其學宗王伯安。凡本朝諸州之王學。惟命倡之。有母。事之而孝。嘗仕加藤某侯于豫州大洲城。欲迎母以就養。母曰。吾聞婦人不越疆矣。願

守之也。惟命不逆。即請還職。以歸田里。主惜其才。不敢許可。惟命勃然曰。我雖不孝。豈一日能忍為祿所縻。以曠定省哉。乃為一書。具述其不容與母索居之意。留之潛遯。遂歸隱于小川。以獲母悅。時年二十八。寬永某年月也。

甚介者。備中國淺口郡柴木村之農夫也。事母而至孝。雖有兀某。而母不欲與之居。恆在甚介之舍。甚介忠養。莫所不至。朝饗夕殮。母未喫着。已亦不能斷。雖過時。不覺飢。母食而後欣然始下匕箸。率以為常。母將衽則自展席。而冬溫之。夏清之。母寢而未熟睡。已

亦不能睡。雖丁夜。猶在側慰悅之。有痛癢。則抑搔。平旦必自烹茗布席。以待母起。舍內所布皆蓐席。第有一藺席。而母坐之。甚介使令於前。而進退周旋。起居食息。唯母所命。有事而之府入市。則必求買魚果甘旨之物。歸以進之。母年八十。顏容猶六十時。人問其故。母答之曰。甚介養我。我无適而不如意。雖彼公侯之母夫人。亦恐不如吾樂。所以不衰朽歟。初父死時。分付田廬於甚介兄弟。後來兄將破其產。而謂甚介曰。吾田瘠薄。汝田肥饒。故今如此。請且易之。佃甚介謹諾。即如其所請焉。然至其收穫。則甚介之粟。反多

於兄之所入鄉黨以為是孝與不孝之徵也。兄欠租為吏所囚。欲借錢穀以自救焉。而人未貸。甚介憂之。先盡出已所蓄贖之。且將營貸于他。以補不足。人皆喜而應之。繇是兄頓得免刑矣。承應中備前侯光池田聞渠事狀異之。召詣城府。面褒之曰。汝之孝悌。國中希有。尤可以為事父兄者之法則。因命使其素所受之田。至子孫勿輸賦。甚介崩角而出。諸士詰之曰。汝孝悌。緣何得至此乎。甚介曰。吾不知孝悌。唯母不甘食。吾亦不欲食。母不安寢。吾亦不能眠而已。於兄亦累如此。又問以汝為弟。而兄胡為其不善乎。甚介曰。

未必不善。彼多病懈於事。故不為鄉人之所好也。或謂柴村人曰。甚介賜田。爾等莫之羨乎。答曰。甚介孝行。非常人之所能及也。假饒一鄉之田。悉皆賜之。於彼固宜。我等何敢羨彼。眾口如一。城府儒臣熊澤伯繼巡撫之次。臨甚介舍。喟然无語。出語人曰。如視堯舜之民也。其雍睦可知。

西六條院村。亦在淺口郡。有一民生二子。呼兄為惣十郎。弟為市助。兄弟夙喪父。乃與祖父力耕種。不幸祖父為聾瞽。手脚亦尋痿痺。兄弟有母。母子三人。事之。並皆至孝。祖父嗜酒及茶。兄弟雖貧。而无之。闕農

修身叢書卷一
有餘力。則采薪鬻之。以給其用。若夫其用不足。而有乞假於人。則人知其為祖父。而非為己。愍然應之。凡飲食所進。祖父者常精。而所自喫者常粗。每食。母必執箸哺之。為其目盲手痺也。溷器亦與兄弟。日自操之。為其脚軟不能如圃也。冬夜則兄弟更臥於祖父。趾。為其使足暖也。夏夜則兄弟更不寢。以驅蚊。為其无帷帳也。兄弟孝順。雖已至此。而母尚恐或有怠焉。故屢戒之曰。太父之日迫於西山。一旦有不諱。雖欲孝誰為孝。爾等念茲。兄弟謹諾。祖父亦謂母曰。媳之厚於我也。不可具謝。德必有報。摠及市皆畢娶。其妻

有孝於媳。豈得不若媳之於我哉。祖父乃欲使摠納采於某氏。摠諾而不果。其意盖不欲俾新婦視祖父之廢人。而居處多穢也。最後祖父忽發心疾。狂悖殊劇。方是之時。市也為人役不在家。唯母與摠。日夜不睡。敬護持之。祖父患此。又二稔。而後物故。母也摠也。不勝哀慕。賣衣以供喪祭。摠父遠忌。亦在此時。正欲追薦。而无錢穀。會是歲不登。國主發倉以賑濟焉。摠受其米。即以祭父。毫釐謀食之意。市亦雖在遠方。寄物則祭。如旃已之微俸。時時分贖。或數致書於村老。曰。我母及兄。儻有菜色。請必假貸。我歸償債。市之用

心亦如此。厥後惣娶妻。相與事母。因謂妻曰。不才非我亦答。苟有不孝。則即出汝。不敢食言。繇是妻亦克謹。然惣猶懼。或有違母意。而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无敢專制也。瘠田有若干頃。連年侍祖父疾。而深耕易耨之。不暇。理當荒蕪。而其稼反美於他人之田。的知是冥冥中有祐之者。而然。邦君亦賜粟於母子。大嘆賞之云。

浚路國津名郡。由良有一孝子。号久允。衛門。養父有深愛焉。雖往在田。而有念父。釋耒且歸。見父而後復往。從役之際亦然。或又在外。忽遇烈風雷雨。則投所

執之業。歸以侍父。欲慰其驚動也。方是之時。人雖欲倍錢以備賃。久不敢出。恐父憂已之傷於風雨也。冬夜。自覺寒。則起求衣。加諸父被。父曰。吾被不薄。宜覆乃兒。久諾而退。不敢覆兒。待父熟寐。再往加之。父欲出視田畝。則必躬負而行。至其衰朽。不能出視。則採善禾若干穗奉父。而使知有年。若遇旱潦。其田不熟。則探求禾之善者於闔境。歸諭父曰。是歲雖凶。我稼幸如此。父悅甚。其用心之切。皆此類也。鄉人靡不稱讚。縣宰稻田植榮。聞之。擊節召而食之。且予金曰。人皆稱汝孝。我願詳聞其所為乎。久拜而答之曰。人

雖稱吾孝。吾未嘗有孝也。其辭氣謙恭。不似夫內實自許。而姑為是退托者。稻田亟問。久竟無語。稻田更問之曰。汝事父之道盡矣。而心中尚有歉然者乎。又曰。吾母死時。父猶未老。吾欲得後母。而父不允。卒以鰥老。以故抑搔扶持。令乏其人。是乃吾之所常憾也。又問。今日汝來于茲。父知之乎。曰尋常出。則吾必明告其所適。今日顧不之告。曰何不告也。曰召吾於洲本。事之減否。不得而知。第恐令父驚懼。故不以告。稻田喟歎。

蘆田為助。初其父携妻及二子。退為土師村民。為助

其季也。家貧居狹。而鋪破席。飲食究乏。僅全身送年。老衰而夫妻共蹇。而不能起。為助天性至孝。事父母盡心力。其所言无不從焉。寒夜則以已膚溫席。而令父母臥其上。窺其熟睡。踏而竊入。加被而退。欲不驚覺也。若父母睡覺。則問其安否。而容父母足於已懷。溫之而退。如此者。每夜或再或三。无敢闕焉。炎天則擇樹陰涼處。構庑障日。負父母憇坐於其下。自梳其白髮。以散鬱蒸。其寢則先扇其臥處。拂暑氣以迎之。飲食不足。則唯供父母。已忍饑渴。而對父母。乃言食有餘。不令知。簞瓢屢空。若偶得一物於外。則喜而奉

之母常畏雷。故霹靂則不離其側。雖出在他。必速歸保護焉。平生給養之暇。不怠耕耨。納其貢稅。不肯違期。縱然絕已糧。无闕奉上之物。不蒙未進之責。不借他人之物。其為人柔和。而能勤產業。是以一村邑長及戶民皆憐之。和睦。承應二年。為助娶妻。結小廬於屋隅。不妨父母之所居。其妻亦倣慕為助之所為。能事舅姑。以竭婦道。父母或求之他。則為助與其妻。抱負而出。或途中逢雪。則妻先掃雪。啓行而導焉。歷年產子。不以私愛而忽其孝養。方凶歲水旱。則告父母曰。我田不枯。我疇不溺。而不使其知其艱苦。後母沒。壽

八十。尋父終。壽八十三。共極天年。為助哭泣殊甚。哀慕不止。雷震則必詣母墓。泣而守之。如生之時云。中原休白。筑前國遠賀郡中原人也。不著其姓氏。自稱中原某。中原多卜肆。休白亦賣卜。兼力農。為人慤實。里民皆欽慕之。事父尤孝。父亦甚愛休白。休白自弱至壯。自強至艾。未嘗一日與父離居。非有外事。則常在側。愉愉如也。其情態恰若嬰孩之於慈母。夜則屢起入父卧内。傾耳於嘘吸之疾徐。欲知其安否也。寤則具問涼燠痛癢。敬如其意。父有出遊。則必從之。敬扶持之。相樂終日。不計家之間忙。一日。家田插秧。

作身言卷一
鄰里相助。刺期畢功。紛冗最劇。當此時也。父欲遨遊。豐之小倉。乃謂休白曰。我每出遊。汝莫不相隨來。今日家事。如是其忽。汝勿從我於小倉。休白乃答之。以雖已不在。亦不妨事之意。忻然從之。猶如平日。毫无所顧慮矣。觀者咸嗟異之。休白常謂凡事苟故。已利而違父志。惡孰大焉。又謂順父之令。得父之悅。樂莫大焉。其孝情類如此。父受重恙。休白日夜不睡。保護莫所不盡。迨其至死。哀戚又大過人。五十致瘠。邑中无不為之歎惋。

鍛匠孫次郎者。肥後國山鹿郡湯町人也。不知其姓。

氏累世業鍛。業拙不行。窮匱殊甚。五十未能娶。父死。獨與母居。孝心至切。體常無全衣。而供奉頗厚。母性嗜酒。僅有貨泉。必沽進之。酒家感其孝情。與酒不留錢。則艱然不悅曰。如是則足下飲吾母也。願吾飲吾母。乃去而沽于他。後來酒家皆悟其意。每有來沽。省價賣之。鄉人宴會。孫也預參。則必舍肉。請以遺母。眾使食之。而更與之。里中有溫泉。母喜浴之。且欲屢詣佛祠。然年八十餘。步履尤艱。孫日負之。就浴。見佛。煥寒雨。賜未嘗一日廢矣。母曰。汝年五十。亦不為壯。以吾未亡故。自苦如此。於吾不安。孫曰。我稟雄健。膂力。

最强。且性不好久坐。行步則喜。况與母行。何樂加之。吾觀夫士人之出。必有輿馬。我母貧无輿馬。幸有一男。伾伾過馬。今母乘之。何羨之有。既及。負而出。顧眄戲之。曰。馬之疾徐。願如母意。或趨或止。或為局促之狀。或作蹉嚙之勢。母乃大笑。里人之觀之者。靡不先笑。而後咨嗟。母既浴於溫泉。則以已身温母衣而待。夏則扇母身。散其煩熱。詣佛祠。亦其去留。又速。偏如母意。冬月之被。母煖於已。然遇窮寒密雪之夜。則待母之熟寐。加已被於母身。已則潛出。投於溫泉。以禦夜寒。黎明而歸。不使母知。母病則不離側。不褫衣帶。

問何食飲。極力營辦。又數浣濯其衣衾。使不臭穢。及其死也。葬之於野。号哭不去。後雖歸家。猶日往哭。如其值朔望佳節。則先適墓。撫墳哭曰。年年歲歲。與母共迎。是日於家。麤糲薄醢。足以相樂。吾心无不滿焉。今母棄我在此土中。縱獲郡司之富。亦將何為哉。嗚呼。我母盍歸來乎。里人隱然皆不勝聞。承應中。備中國窪屋郡三田村。有孝婦某。適村人久兵衛。久兵衛有父。一村稱其不慈。使婦甚虐。无日不楚撻。然婦不敢逆怠。深受其罪。使可哀憐。舅年八十。尤苦蹇步。婦扶其起居。不舍晝夜。一夕。婦偶困睡。不

知舅起。舅怒溺於木臼中。婦雖寤而知之。而不見於色。痛以罪已。待舅顏解。而後退洗其臼。婉婉如此。餘可類而推矣。卒之令舅悔而自協。方是之時。巡視郡縣者。有過其門。舅出而拜。語之以婦孝狀。巡視者以告國主。乃有優賞。

中根東里之父善飲。每出醉則歸家晚。東里常挑燭迎之。嘗逐之途中。父醉甚。不辨東里乎他人也。大罵之。遂倒樹下而睡。扶持之不起。走反取幘於家。而恐其母不安。故稱父宿某許。今夜醉客衆。某家又無餘幘。與兒一宿而還。遂到父睡處。張幘於樹。護之以徹

夜。遲其睡覺。而持之還家。鄉人皆稱其孝焉。

恭敬

嘉祥三年春正月癸未。仁明天皇朝覲太皇太后於冷泉院。親王以下。飲宴酣樂。賜祿有差。須臾。天皇降殿於南階下。端笏而跪。召源常朝臣藤原良房朝臣。勅曰。朕被太后命。偁吾處深宮之中。未嘗見我帝御輦之儀。今日事訖。階下登輿。使我得見。朕再三辭。遂未得命。於卿等意如何。奏曰。如太后命而可。天皇乃登殿。至御簾前。北面而跪。于時寄鳳輦於殿階。天皇下殿。御輦而出。左右觀者攬淚。僉曰。天子之尊。北面

而跪聞孝敬之道。自天子達庶人誠哉。

右大臣藤原朝臣三守。早入大學。受習五經。立性溫恭。兼明決斷。招引詩人。接杯促席。參朝之次。有一兩學徒。遇諸塗。必下馬而過之。

山寄闇齋來江戶時。寒窶無儋石。故鄰書商賃居。以借閱其書。當是時。井上河內侯好學下士。書商亦數謁見。一日。侯謂商曰。寡人將學。爾之所知。有足爲人師者。請爲介。商曰。近有一儒生。山崎嘉者。自京師來。住小人東家。視其所以。度越尋常。閣下而召之。其得不虞之幸福也。豈不感奮思答恩乎。侯大喜。乃延致。

商歸告闇齋。闇齋毅然曰。侯欲問道。則先來見。商憮然以爲措大不通時勢。若薦若人。必凌上無法。累自及。不若不薦也。他日。侯復問曰。疇昔所告山寄生如何。商曰。小人非情也。前日既傳命於渠。渠曰。侯先來見余。是非頑愚不可曉。即狂率邀名也。請別選通儒。侯咨嗟良久曰。方今自稱師儒者。多無意行道。東奔西走。欲其技易售。而寡人聞之。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山崎生能守之。此乃真儒也。即日命駕訪其居。井上金峨受業于井上蘭臺。蘭臺友視之不待以弟子。每謂曰。子誠有才者也。自當成一家。勿立吾籬下。

以後人。金城後立自己見。而尚稱父執蘭臺先生。終身師事焉。

曲直瀨雲夢。以醫術仕于幕府。雖有事故。未嘗東首而就寢。蓋不欲趾城方也。其家適有修造之事。雖不欲趾城方。依正堂便房。板障裱隔等不全具備。不得為東首。家婢置床東首曰。今夜依修造。常寢不便。僅一宵耳。為如此。雲夢曰。三十年不欲東首就寢。為吾不忘君恩之大也。遂不聽。

稻葉迂齋。十三歲始見三宅尚齋門人三木信成者。與之談近世武弁戰功。聞聖賢之道不可不學。嚮注道義。與淺見網齋門人伴部安崇赤井真義。講究經義。承其教導。後師事佐藤直方。其及學成名顯。至于耆老。畏敬二子。猶其初年賀之禮。伏臘之儀。輸寫款誠。不減總角時。遂終二子歿。未嘗絕焉。常曰。我為是二子。學業成就焉。

謹慎

堀河天皇臨御日久。而天下之事。皆決於白河法皇。不能總攬乾綱。然留心政事。諸司奏案。夜必覆視。有可疑者。御批再令商議。嘗謂左右曰。普天之下。皆王民也。遠民何踈。近民何親。一人之耳。不得周聞四海。

之事是大患也。卿等有聞告而勿隱。

左大臣藤原在衡在職以恪勤稱。一日風雨甚。衛士相謂。今日在衡恐不可參。言未畢。蓑笠乃至。在衡每朝車中覽書。及入承顧問。必其書中事也。故才學雖不過人。應對明詳。常為帝所稱。

參議春澄善繩。性周慎謹朴。不以已長加人。為文章博士時。諸博士各自名家。迭相輕侮。弟子亦立門戶。常爭長短。善繩恬退。謝遣門徒。終不為謗議所及。年老聰明不衰。文章加麗。

所司代板倉重宗。在職三十餘年。大得民心。每聽訟

必向西遙拜。而後出臨廳事。躬親引碓碾茶。隔紙障而聽之。未嘗見訟者顏。人問其故。重宗從容語曰。吾聞愛宕神甚靈。吾斷獄一有不正。神必罰殛之。所以默禱也。抑聽訟之明暗。由吾心之動靜。心靜則茶之落碾必細。心動則茶必不細。聽訟亦猶是也。且夫人之面。有溫柔者。有猛惡者。吾先視其面。則未聽其辭。而邪正曲直。既決於胸中矣。人心之難知。未可遽以外貌卜之。猛惡未必不正。而溫柔未必正。所以隔障而聽之也。其用心縝密如此。

將軍綱吉封本莊宗資為列侯。賜一萬石。宗資綱吉

之妻弟也。綱吉之在館林，招之京師，授八百石。至是封侯。宗資為人循謹，以盈滿為戒，常掛五十錢於梁。書其旁曰：三扇函，人恠問其故。曰：吾昔在京，貪甚，適關東招我，吾乃之市，欲買扇三柄，贈之一摺紳，以叙別。囊中僅有五十錢，市人聞關東招我，不論價而授扇，其窮如此。今日身極顯榮，獨忘寒素之時，可乎？故揭以自警耳。

太宰春臺，為人強力，讀書精詳，一字一句不苟過，點畫有訛，必更而止。丹黃工緻，裱釘精整。若夫史漢則句讀圈發及標書，五色為之，爛然如繡，且大小筆墨。

刊行著述，皆親繕寫，遠近書疏，莫不手答。

板倉復軒，以享保十二年夏，患胸痛，而猶扶病出于朝。至其明年，益劇。家人謂君之微官，何自苦為？冝家居以養病。復軒曰：苟食公祿者，亦可盡其任，已不爾算其多寡，執已所職，殆近於市井商賈之私，不可。遂及歿，無養病於家，忍苦奉公。嘗在三城直署病劇，輿歸家，未及安席而卒。

譏讓

皇太后宮大夫藤原良繩，寬裕孝謹。貞觀初，為左大辨。時南淵年名為右大辨，大江音人為左中辨，班皆

在良繩下。良繩私語曰。二人碩儒耆老。吾齒少於二賢。而職在其上。出入進退。常有汗顏。左近衛少將藤原基經。少有風骨。才望甚高。時論皆謂非常之器也。先帝文德重其雅量。最見親重。而今共帶四位。吾豈帖席。有少將帶四位者。中將辭職。是前賢所傳也。吾雖無古人之行。竊懷慕遠之志。久妨賢路。須早避之。遂稱病篤。不肯視事。久之。三人皆進職。而後就職。良繩盡心奉上。未嘗有過失。又事後母。以孝聞。時人以忠孝併稱焉。

酒井忠勝。典樞機三十年。為天下所憑賴。德川家光

嘗欲封以駿河。忠勝辭曰。此東照公菟裘之地。臣不敢當。後又欲封以甲斐。曰。武田氏割據之地。臣不敢當。最後遣人諭之曰。卿不欲去若狹乎。吾當給以隣近之地。卿其勿辭。忠勝固辭曰。臣所以辭封者。自有說焉。自古執柄之臣。祿厚則驕。驕則覆。近如本多忠政。可以見矣。今臣而受厚祿。安知異日之不生後心乎。臣縱能恭讓終身。又保知子孫之不招禍乎。故臣之辭封。非特為一身也。家光嗟嘆而止。

貝原益軒。醇謹溫藉。嘗自京師歸。取路于海上。同船數人。名姓不相知。喋喋相語。中有一少年。意氣傲然。

掉頭鼓舌。解說經義。益軒沈默。竦聽。如不知字者。既而及船達岸。各告其姓名鄉里。少年知為益軒。慙然不自容。遂不陳其名。鼠竄去。

安積澹泊。名振四方。其修書請益者。不可枚舉。而謙虛自卑。於親受提誨者。不敢以弟子視之。意謂吾安為人師。其所結構文詩。必示藁於衆人。以乞正。有一字可議。輒改撰。是以人皆益敬服焉。

寬裕

村上天皇。性明敏。留意政事。寬裕溫恕。息無偏倚。嘗問侍臣曰。外議以朕為如何主。曰。天下皆稱寬。帝曰。

是誠朕志也。理下以嚴。民必難堪矣。又一日。召賤吏老者。密問曰。當今與延喜之朝。得失如何。吏曰。無異。帝切問再三。吏曰。賤愚下吏何知。唯覺主殿寮多費。燎燭。率分堂生草耳。蓋謂劇務至夜。租入少輸也。帝悟。自是益加勉勵。

右少辨紀長谷雄。生而穎敏。成童志學。受業大藏善行。後從菅原道真學。道真初未奇之。及見其詩。歎曰。不意詞藻至此。自是屢相唱和。三善清行嘗與長谷雄論文。詬罵曰。自古無有不才博士。今始於汝。長谷雄不校。人服其雅量。

大高阪芝山著適從錄。排擊伊藤仁齋學。仁齋弟子觀之。以告曰。先生辨之。仁齋微笑而不應。弟子神色奮厲曰。先生不辨。僕且任之。仁齋徐答曰。我非渠是。則予從而改焉。渠非我是。則亦何辨焉。

節儉

後三條天皇躬行節儉。御扇用檜柄藍紙。炙青魚頭。塗以胡椒。以充御膳。初在東宮。見藤原氏擅權。心甚不平。及即位。痛抑其權。不受牽制。勵精圖治。紀綱大張。帝欲傳位東宮。居院決政。然去位未幾而崩。藤原賴通嘆曰。我邦不幸。莫甚於斯。大江匡房謂教化被

世。可比隆於承和延喜也。

鎌倉執權北條時賴。嘗夜招族父宣時。譙飲。宣時至。則時賴自挈酒出。曰。偶有此物。不可獨酌。聊復邀君爾。恨無下物。厨下所有。煩君取之。宣時即起覓之。僅得餽餘豆豉。而侑之。終夜相對酣飲。盡歡而止。其真率如此。

綾部道弘。自處節儉。不喜華飾。嘗有人遺彩服於其子。遂不許服。曰。先君貧素。即世。吾亦辛勤多年。幸享俸資。爰艱兒女。是君之惠也。夫人情難於儉。而易於奢。予非不愛兒也。不欲使習奢耳。

三宅尚齋見幽于忍。託其妻田代氏以母及二子。而與黃金二十兩以爲資。田代念夫囚在囹圄。艱辛無量。爲其妻子。而晏然煖飽。心不忍爲也。自是冬不穿緇袍。夏不張蚊帳。定省之暇。爲人縫刺澣濯。以給奉養。如此三年。所得二十金。絲毫不費也。迨尚齋見赦。乃出金還之。尚齋怒曰。其如此。奉艱必有闕也。田代徐語以艱姑之故。而言此金之不糜。乃豫備君今日之用也。尚齋感嗟久之。

學文

嵯峨天皇幸有智內親王山莊。閑宴賞花。令群臣賦

詩。內親王獻詩曰。寂寂幽莊山樹裡。僊輿一降一池塘。棲林孤鳥識春澤。隱澗寒花見日光。泉聲近報初雷響。山色高晴暮雨行。從此更知恩顧渥。生涯何以答穹蒼。內親王時年十七。上大歎賞。授三品。參議小野篁少好馳馬。不事學業。嵯峨帝聞而歎曰。斯人之子。而爲弓馬之士。豈不惜乎。篁由是慚悔。始志于學。弘仁中。坐事配流。在路作謫行吟七十韻。人咸傳誦。後赦歸。復本官。至參議。尤大辨。世稱野相公。篁事母至孝。家素清貧。俸入皆施親友。文章冠絕。當時。最妙草隸。初在太宰府。與唐人沈道固數相唱和。

道固稱其富艷。嘗侍嗟峨帝於河陽館。帝賦詩一聯曰。閑閣唯聞朝暮鼓。登樓遙望往來船。以示篁。篁曰。聖製甚佳。改逸作空更妙。帝驚曰。此白居易句也。本作空。聊試卿爾。卿詩情乃與白居易同耶。時白氏集始至。獨藏秘府。世未有睹者。以故大為帝所稱。然為人。不羈。好直言。不為當世所容。人呼為野狂云。

承安二年。宋明州刺史上書獻物。稱謂無禮。下群臣議之。大外記清原賴業曰。朱雀一條之時。彼所贈牒狀。稱呼無禮。卻而不受。承曆中所贈。亦曰賜日本國。而受之。時論非之。况今所贈。明州刺史而非宋主乎。

古昔使聘相通。用敵國禮。而今受非禮之信。恐虧國體。不聽。賴業博學通典故。每有咨議。援引古今。辨析精覈。多見採用。嘗表出中庸於禮記中。自為之註。賴業與宋朱熹同時。新註未傳本朝。自然暗合。人以為奇。

延喜廿年。渤海使裴瑆來朝。大江朝綱為掌客使。及還。為序贈之。瑆大歎賞。後本朝人至渤海。彼國人問曰。江公既為相否。曰未。曰大邦何以不重文才。其播譽異域如此。

歲暮。嘗得菴謂林羅山曰。余未讀通鑑綱目。請先生

以明春為余講之。羅山曰：子心誠求之，何待來年？即以除日起講。又嘗見人邀觀祇園神會，適一諸生袖棠陰此事來問。羅山一一說之。晷既移，遂不觀會。林春齋年十七，始入江戶。自此趨家庭，文藝日益警拔。及其登用，初與乃父俱與造等儀之議。後數奉旨，編著極夥矣。人或謂之曰：少省思慮，以致攝養。春齋輒曰：武人執兵而戰，效死建功，學者讀書立言，為隕性命，固其所望也。

熊澤蕃山負笈上京，求良師，未得其人。共投宿者一人，語曰：往日余為主遠行，時懷金二百兩，即主之所

使齋也。途跨驛馬，出金繫鞍。日暮忘收之，而宿。困頓就枕，半夜始覺，乃覺遺金，則茫然猶疑為夢寐。既而神乃定，痛心疾首，千思萬慮，求之無術，一決死雉經。戚然自嘆，不為天所弔恤，逢此悲涼，時聞剝啄聲，甚急。問之，則稱馬夫某，因亟出，渠即出金曰：小子歸家，將洗馬，及解鞍得之，是君之所遺，故來還呈。封完如故，吾驚喜不知所措。腰纏別有十六兩，即解以謝之。馬夫不受，曰：君之物付君，奚謝之有。然為冒夜來，此顧得貨二百錢足矣。吾曰：孽自作，微汝發義心，吾無得生之地，所謂生死而肉骨也。不腆黃物，非敢云報。

聊以表寸心。馬夫愈辭。乃減八兩。亦不受。稍稍減纜。至方金二馬。夫執益確曰。君毋溷我。予有所守也。吾歎問曰。淡於欲者。今之世不多見。至其以義為利。如汝。則絕不可得。所謂所守者何事也。曰。賤役糊口。豈不思利乎。而有中江與右衛門者也。教授里中。嘗聞其言曰。誠正以修其身。事君致忠。事親盡孝。毋以貪濫。毋以賤枉。今若以所賜利之。則欺此心也。言畢去。噫。澆世安得有此人乎。蕃山傾聞良久。曰。馬夫一鄉鄙人耳。素不識道之為何物。則趨利若鶩。何義之思。而其廉潔不愧古之君子者。必教育所致也。所謂中

江氏者。其德與學。可想見也。方今之世。捨此人而誰適從。是日。即束裝往謁。請業於門。藤樹與右衛門也辭以

不足為人師。蕃山益請不置。二夜寢其廡下。藤樹母見之。謂藤樹曰。人自遠方來。懇請如此。傳之其所習。誰謂好為人師。於是始接容。蕃山時年二十三。

川井東村。年垂五十。始志于學。受業於山崎闇齋。東村長於闇齋。十四歲矣。闇齋曰。入道莫如敬。當先持敬。子不幸過時。不必讀書。可專實踐。我只說與子。則每事須體究。東村從之。專力持敬之說。不敢少懈。其餘所聞。皆服膺而无失矣。闇齋屢稱其篤志。東村雖

嚮學晚。確信程朱。躬執筆日寫經傳。或詰曰。吾子之所騰寫者。皆刊布于世。而今勗之。果似無用。東村曰。我非寫之以適用與不用。一則所以不自逸。一則所以習敬也。

物徂徠。看書向暮。則出就簷際。簷際亦不可辨字。則入對齋中燈火。故自旦及深夜。手無釋卷之時。其平生惜分陰者。率此類也。

安永中有松山天姥者。以善書聞。嘗見小川泰山。嘆曰。斯兒非凡。且有書才矣。廼為書司馬溫公勸學文而與之。泰山臨摸。且誦不怠。漸解文意。既知讀書益。

於人。父喜之。受業其所親善山本北山。北山授以大史公之文。泰山受而讀之。有所感於項羽書。足以記姓名而已之言。自是不復事臨書。決意讀書。時年僅七歲。泰山自一執謁於北山。雖烈風大雨。未嘗不蹈師家之闕。曾大雪。戴一巨笠赴之。途未至半。雪積笠重。力不能勝之。顛蹶大傷膝焉。人憇扶之。勸令歸家。不肯。遂至師許。忍痛受業若常。比隣傳為美談矣。細井平洲。幼好讀書。誦讀既遍。歲十七。而請遊學於京師。單身趣之。與伊勢人北畠世規者。同舍橋居。垢衣弊帶。食糲。嚙蔬。務儉費用。先是。父正長為之與金。

五十兩使適其用。在於京一年。費散十兩。以其餘購得書數百卷。及歸期。馱兩馬而還。鄉里皆以羨談之。

廉介

紀夏井者。左京人。美濃守善岑之第三子也。溫雅有才思。承和之初。以善隸書。待詔於授文堂。文德天皇時。為右中辨。夏井秉志忠直。時有規諫。上以此殊重之。恩寵最渥。天安二年。出為讚岐守。政化大行。吏民安之。秩滿將歸。百姓相率詣闕乞留。因是更留二年。及去時。贈遺甚多。夏井无一所受。貞觀七年。拜肥後守。母石川氏聞而哭之。人問其故。母答曰。吾聞肥後

風俗。國宰至清。身必不全。我子其不終乎。其廢直可知矣。

信濃守橘良基。篤學明練。治體所在。有能名。及卒。家無餘儲。中納言在原行平。賻以絹布。總得葬焉。良基歷任五國守。介。每罷歸。不載資糧。其子嘗問治國要。對曰。雖有百術。不如一清。人稱清白云。

熊斐善畫。豪商需之。三年不得也。一日謂斐曰。幸賜尊畫。迄令女嫁。貲奩百須。僕且任之。斐勃然怒曰。予譯官。非畫人也。今苟如此。則天下士人謂我何。卒取絹素還之。

龍氏適湯淺子傑。治家有法。子傑為目付。出則從政。入則不問家事。一委淹氏。人或欲因淹氏以有請於子傑者。一無所聽。且面斥其非。用是頗為人所毀。云子傑為官十八年。其所以得專心致身於職事。而不傾內謁苞苴。淹氏實有助焉。

曰田畏齋。雖以名教為任。不欲抗顏稱儒者。而為講業矣。躬親事体。究實踐。常傭書以給食。猶且不足。穀粟不能以養妻子。則取菜芋相雜。炊以為飯食之。其窮迫可以想視。而對人無一語之及貧也。或有贈物濟其乏者。辭而不受。反有愀然不樂之色。儻不得已。

而有所受則以報之。後人皆知之。不復餽也。或謂畏齋曰。朋友有通財之道。兄窮困如是。而不受交誼之饋。是何義耶。對曰。非敢為不可受。若其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吾何不受。今雖窘急。幸未凍餒。故不受耳。鄉黨人皆稱其廉介焉。

平安有餓人。路拾黃金。訪主還之。主人謂曰。子也餓矣。拾得財貨。是天之賜也。而有此行。其潔如水。雖然。烏得中心無欲之乎。餓人哂曰。予不幸餓死。是乃天命也。夫惡死背命。貪塵芥。猶且不屑也。况乎於黃金。太田見良名鑿也。藥物撰上品。不問其價。曰。知價則

臨調劑鄙吝之心生矣。

忠良

太宰主神中臣習宜阿曾麻呂媚附道鏡。矯宇佐八幡神教曰。令道鏡即位。則天下太平矣。道鏡聞之。稍懷覬覦。帝感之。召和氣清磨。謂之曰。朕昨夜夢八幡太神使來白。太神欲憑汝姊法均有言。汝宜代之。往受神教。臨發。道鏡瞋目按劍。謂清磨曰。太神欲令我即位。故使卿請命。因誘以美官。清磨遂詣神宮請教。太神憑人曰。我國家開闢以來。君臣分定矣。以臣為君。未之有也。天日之嗣。必立皇緒。無道之人。宜早翦

除。清磨還奏。道鏡大怒。改其姓名別部穢磨。流于大隅。使人殺之於道。使者未發。會敕使來。獲免。藤原百川愍其忠烈。割其封戶給之。

寶龜四年。群臣奏請早定儲位。帝仁光擇所立。參議藤原百川請立山部親王。參議藤原濱成曰。山部親王母賤。宜立裨田親王。百川按劍叱之曰。濱成之言非也。夫建儲以賢。不論母之貴賤。山部親王令聞夙著。天下屬意。願勿他議。帝不答。起入內。百川厲聲曰。不承聖斷。則臣不肯退。立殿前四十餘日。帝感其誠。惘乃許之。時人稱其忠烈。

三條天皇欲冊女御藤原氏為皇后。然憚左大臣藤原道長不決。道長揣知帝意。勸帝立之。然實非其意也。及冊立之日。廷臣無至者。帝大忿恚。唯大納言藤原實資中納言藤原隆家等數人入預朝會。時道長以累世權威專朝政。廷臣上下。夤緣攀附。唯恐不及。實資獨侃然正色。無所回避。屢發忠憤。帝亦倚賴焉。又上東門院入內也。道長要一時名輩。作和歌以裝屏風。藤原公任為其選首。華山法皇亦有御製。實資獨拒不作。乃歎曰。豈有身為列卿。而受大臣命作其屏風和歌者乎。我未之聞也。况上皇之尊乎。公任身

出華胄。職典廷尉。當自異常流。而阿從之甚。何心敢爾。

太宰權帥菅原道真。歷事五朝。尤為宇多帝所親任。隨事獻替。多所匡救。及被配于太宰府。閉門不出。託文墨自遣。雖謫居無慘。未嘗忘忠愛之意。一日遇重陽。賦詩曰。去年今夜侍清涼。秋思詩篇獨斷腸。恩賜御衣猶在此。捧持每日拜餘香。聞者莫不感歎。平治元年。權中納言藤原信賴左馬頭源義朝舉兵反。幽帝條於黑戶御所。矯詔召群卿。左衛門督藤原光賴束帶而朝。時信賴列羣卿之上。光賴謂參議藤

原長方曰。今日朝班。何無位次。直前坐。信賴上。信賴畏怖而色沮。光賴厲聲曰。聞今日有旨。召諸卿。所議何事。一坐皆不能對。信賴竟不出一言。光賴振衣而起。召弟惟方。責其黨賊。惟方悔悟。奉帝潛幸六波羅。官軍得展力者。光賴與有功焉。

相模守北條貞時辭職之後。躬披僧衣。遊歷四方。察風觀俗。訪民疾苦。時前內大臣源通基蒙譴於後。宇多上皇屏居京城南。貞時適過其居。愛其閑寂。入而問之。通基具告以實。貞時曰。大臣負冤。蓋告諸鎌倉。申理焉。曰。顯君之非。以伸己之枉。我不忍也。貞時還

鎌倉。上奏朝廷。為訟其冤。上皇大慙悔。竟復其爵邑云。

准三宮源親房。遭亂間。闕流離。艱難備嘗。未嘗一日忘王室。深嘆中興不終。皇統垂絕。乃推本皇祖建國之意。為正統紀。上起神代。下迄興國。揭皇統於已微。以明神器之有歸。其顯微扶正。頗有合春秋遺旨云。井伊直孝歷事四世。以耆宿見重。將軍家光之薨也。直孝招林道春曰。為我說古人輔幼主之道。乃討論數日。道春語人曰。井伊氏武人不識字。然至其言行。徃徃暗合古人。酒井忠勝曰。直孝可謂柱石臣矣。每

有大事。衆論蜂起。人人危疑不能決。獨直孝奮云。天下之事。極於今日矣。辭氣決烈。意在必死。一坐爲之奮激。遂能排難解紛者居多。吾等非不以忠義自許。然至善斷大事。其不及遠矣。其被推服如此。

梶定良卒於日光。年八十七。葬家光塋域之後。成其志也。水戸光圀嘗感定良忠純。書問不絕。聞其愛馬。欲贈之。良馬會訃至。光國悼惜。乃送馬於本寺。作文以祭之。畧曰。嘗聞孝子廬親墓。未覩忠臣廬君墓者。乃今於居士乎見之。

紀平洲。應米澤侯之聘。往于其國。侯尊爲賓師。禮待

優渥。平洲感之。獻替頗務。侯亦能納其言。一洗舊弊。基年而闔境靡然嚮風。平洲嘗從侯巡行封內。覆檢使役煩劇。與民間愁苦。百廢悉興。豐施遍於下。衆民大悅。至見平洲過。感泣羅拜。自是米澤治績顯聞海內。咸稱爲當時第一。

德行

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仲平。資性溫藉。嘗有星變。司天奏咎在大將。右大將藤原實賴惡而讓之。或勸仲平讓之。仲平曰。是移咎於彼。以求自免也。實賴年少才高。寔國之寶也。我年已老。無益於時。死亦何

所損遂不獲焉。

筑後守道首名。少治律令。曉習吏事。其為筑後守。攝肥後事。勸勵生業。教督耕種。至植菜果。養雞豚。曲盡事宜。時躬按行。有不遵教者。輒譴責之。老少竊怨罵之。及收入。莫不悅服。又興陂池。以廣灌溉。肥後味生池。及筑後所在陂池皆是也。人蒙其利。故言吏事者咸以為稱首。

德川家綱。今因備二藩鑿溝於芝。皆辭以國用匱乏。家綱怒讓之。屏居。久世廣之曰。兩藩既食三國。寧不能鑿一溝耶。然東藩鑿塹。西藩造石垣。祖宗之制也。

兩藩之辭役。亦不為無謂矣。若夫兩藩所辭。而今命之他藩。是辱兩藩也。不如令有司為之。家綱從之。遂起新溝之役。府下遊士聞之。往往蔽面溷入役夫家。綱乃命以夜作。其終夜執役者。給以三日傭錢。

望月鹿門為幕府侍醫。以國手聞。嘗出行。睹乞兒患痘。還輒煎藥湯。使人贈之。又值優伶蝦藏疾。日往診之。同僚或諫之。鹿門曰。醫之療人。豈問貴賤。且我之日往。非觀伎也。療其人也。

美濃有永田佐吉。夙以長者稱。年暮懷金。自近江歸。宵道於山中。遇於群盜。併金及衣。皆推與之。徐謂曰。

夜黑失道。請導我于官路。一人諾之。乃問其居。佐吉曰。家在竹鼻。曰。佐吉君與。曰。然。盜因歎曰。凌暴長者。不祥莫大焉。其翌來謝。且釋金及衣而去。

伊藤東涯嘗見一小囊遺於路。見以為藥物。使從者舉之。解囊而視。則內有十餘金。東涯忽覺。曰。此當候遺者而還之。即立其地。以待者良久。日將昏黑。遲遲而去。歸置之閣上。及伊勢巫祝至。付以納大神宮。又嘗夜更歸。途中誤洩防火水桶。去者里餘。始覺其為貯水。則還而扣戶。謝者再三。明且又遣人洗滌之。川井東村年垂五十。始嚮學。而後致孝於父母。常悔。

往年之薄於愛敬。又懼來日之不終養耳。父正次性好直言。議不苟合。動輒與隣里有隙。東村深憂之。懇懇乞和於人。後數年。莫為之不親睦者。人皆賢之。東村嘗畜傭夫。夫暴悍倨傲。不知愛敬。然其服事更無所懈。故東村未嘗譴之。唯深慰撫耳。居數十日。夫自抑遜。每見東村。反有慙色。後自然為篤實謙恭之人。東村愛之。常語曰。先修變化氣質之說。可以視矣。曲直瀨雲夢。質實謹厚。雖對家人。未嘗厲聲色。其從僕奴婢。常謂於吾主公。不見者三。不見愠顏。不見詰語。不見鄙吝。

中西淡淵常有人親病者必自訪之嘗有親病者其身病臥床時紀平洲寓在塾使之代訪及返問其狀答曰審之家人其病不重淡淵謝曰吾知病輕且使奴訪之不思勞子趾其後聞病又厚平洲請復代往乃使之訪端坐至曉待其歸始釋袴矣淡淵家有奴權八者舊逐教主不遑席煖及仕于淡淵二十餘年於此未嘗訴苦一日泣立厨下家人問故曰主公未嘗疾言今日為我疾言罪當逐耳家人驚宥之淡淵曰修籬使用竹及見其用木故疾呼將使換之彼以為怒乎家人以其言喻之奴感悟及淡淵歿遺言與

之金五兩還其鄉里奴不堪悲歎涕泣之餘自剃髮為僧還鄉修其冥福云

筑前孝子正助家貧能事親敬長恤孤亦非人能所及一夜有盜擔一苞米去正助蹤之則村人也明日借一苞米於人負至其家曰子昨宵負歸之米是我租稅請換以此苞其人罵曰吾不盜矣正助曰且莫大聲四隣聞之驚集檢其家出所竊之苞縛盜而去細井平洲遇門人甚有礼寓塾中者有過失寬恕不責必婉曲諷諭待自悔悟嘗有一書生從學多年頗有世才使管理財貨之出入料理塾徒費用之事後

私其財。及歲暮迫節。大窮其謀。會計不當。隄調不成。通數頓耗。衆皆譏之。以謂已便計所為。平洲視之。若不知者。不問其出入。又不發一言。既而其人自耻。苦求歸省。衆皆愈譏之。又以謂彼耻其私而辭。萬不再來。行裝既成。至將行。平洲自脫腰刀。與之曰。子刀鞘敝矣。非所以慰父母也。子舊寓於吾。料理塾徒費用之事。今謝其勞。損吾有餘。補子不足。慙慙告之。其人感謝而去。未數月再來。勉強服其勞。倍舊矣。

慈仁

醍醐天皇性慈仁愛民。寒夜親脫御衣。以省民凍餒。

每見群臣。假以顏色。嘗曰。持已嚴格。人難盡言。故朕溫顏色。以來諫者。

朱雀天皇政尚寬仁。議者以為過寬。藤原忠平嘗從容言及之。帝曰。朕聞之先帝。公之先人嘗曰。政如張琴瑟。大絃急則小絃絕。朕若嚴急。下民何堪。

高倉天皇幼時有獻楓樹者。帝極愛之。命藤原信成守之。一日。仕丁將飲酒。剪枝為薪。以煖酒。信成見而大驚。收仕丁將置之罪。會帝使信成上其樹。信成具奏其狀。叩頭請罪。帝從容曰。唐詩有云。林間煖酒燒紅葉。誰教仕丁作此風流。無復所問。嘗夜聞婦人哭。

聲使人問之。曰：妾主婦素貧，製一衣極艱。今新製朝服，而為盜所劫奪，欲再製之，則力不能辦。妾無辭以反命，是以泣。其人還奏，帝惻然曰：朕聞堯民以堯心為心，今朕不德，使人為盜，是朕之耻也。乃召女子，問其色樣，賜中宮御衣而遣之。其仁恕如此。

右大臣藤原良相，少游大學，器宇曠遠，有才辯，好文學之士。有大學生貧窶者，時贈綿絹。冬月多製衣被，卑四學堂夜宿者。仁明帝嘗調練五石，先令近侍試之。近侍有畏難之色，良相引杯即盡，帝感其至心，及登衣職，專心機務。當時放鷹漁獵，一切禁止。山川藪

澤之利，與民共之。嘗收養宗族子女不能自存者，割封戶以給之。

從四位下紀淑人任伊豫守，討海賊，賊徒服其寬仁，降者二千餘人。賊帥小野氏寬、紀秋茂等亦來歸。淑人悉釋之，與衣食，給田疇，令之就業，民乃得安。

藤原保則為備中介，初備中饑，民多流亡為盜，守朝野貞吉以苛酷馭下，囚徒填獄，保則到任，悉變其法，務存大體，不問小過，贍窮乏，課農桑，以故民爭來附。田闢戶滋，外戶不閉，既而轉備前權守，務撫恤人民，如在備中時，僚屬有貪污者，則輒令與已俸，曰：子宜

砥礪名節。勉取榮譽。何必終一小吏。但資財不給。所以受汙名。吾有薄俸。請給。

建仁元年。秋。風雨水。關東禾穀不登。北條氏邑告饑。泰時憂之。往而視焉。邑民去歲貸籽糧。約今年償之。而不稔也。泰時悉燒其券。慰撫父老。且賜酒食。人給斗米。民皆感泣。

青木昆陽嘗嘆曰。凡有罪非死刑者。遠放之島嶼。要在使其終天年耳。然諸島少五穀。常以海產木實給食。是以往往不能免餓死。豈不亦痛哉。即雖種藝之地。遇歲歉。則民不能無菜色。意者百穀之外。可當穀

者。莫如蕃薯也。乃陳官求種子于薩摩。試種之。官藥苑中。則極蕃衍。於是以國字著蕃薯考一卷。而演其培植之法。官鑿版併種子。行下諸島及諸州。未數年。無處不種。至今上下便之。雖歲不登。民不遘餓者。實昆陽之惠及無窮矣。題其墓門之碑曰。甘藷先生之墓。有以哉。

小倉三省。土佐人。仕于國侯。嘗議藩制。死刑之中。擇情輕者。而用墨劓刑。救死。前後若干人。一日斷獄。抵死矣。其蹟猶出。青災可肆放。以罪疑。持輕之。放逐州外。愴然憫惻曰。寒時服單。恐路凍餓。乃為予溫袍及

酒食而去。其人流涕曰。放逐我。侵罪也。寧死。豈忘那
思耶。平生慈惠。率類此。

曰。田畏齋之所居。四隣皆窮民。畏齋常節已之衣食。
雖無餘財。賑賙其急。人皆無不倚賴之者矣。或勸畏
齋以祿仕。不答。勸之教授為業。又不答。勸之煉藥而
鬻於市。從之。自讀方書。製地黄丸。益氣湯類。尤窮力
於磨研蒸擣矣。人皆曰。斯人而煉斯藥。劑料必真。修
治必精。買者頗衆。又有窮乏者來買其所製之藥者。
則不見錢之多少。而多與之。曰。若此藥効於爾病。雖
無錢時。必須再求焉。我畜之尤多矣。有壯年者富強。

者來求之。則問曰。藥不中病。反加其害。宜與醫生相
謀。審其當服乎否。而後來求也。我盍賣之。雖然。我不
欲妄賣之。以助人之淫心。

木蓬萊。少時家貧。常無十日食。有流氓男女來立門
外乞食者。倒米櫃與焉。蓬萊資性直諒。類多密行。雖
齋居獨處。皎然不自欺。嘗曰。已不善。而人譽之。不足
以為喜。已善。而人毀之。不足以為憂。

水戶近郊有一瞽者。饑臥數日。路人不顧。青山延于
往問。瞽者曰。某有所往。路遇劫徒。資財蕩盡。饑困至
此。延于作食與之。問其鄉里。告郡宰送還之。

田邊晉齋嘗詣一友人家夜深方出見從僕立門不堪寒勞曰我適人許亦自安飽汝等特至於若此素不怨之耳自是以後非公事未嘗夜行矣
南宮大湫東遊江戶教授生徒寓其塾者二三十人其少時不下十七八人至其貧者大湫不收塾中費銀衣食之益使之專精學業雖非其學生視其所志憇憐窮迫寄食之家不擇舊契新知使其得生計家產而罷其妻林氏亦類大湫爲人氣宇洪量無物不容好施與人常以一人之手縫裁三十許衣服聞者皆嘆嗟焉

寬保壬戌歲關東大水武州入間郡最受其害民舍湮沒亘數十里奧貫友山即載食於舟與僮僕漿以行飲食餓者視其濕處而病者悉載之還養撫已家數百人因請其父曰大人平生誨兒力儉節用豈爲有今日之急耶願傾家世之積聚以當之父喜許之於是乎大發倉廩施予飢民流氓男女傳聞爭臻門前若市友山多作粥而擇奴之最恭謙者數人使以待之戒曰飢餓非固貧謹勿輕慢至厚弔唁飢民拜其辱友山一如接賓客不問壯幼與人米四升而行受者莫不感謝既而廩盡又使人齎金四方買穀粟

及大豆蕎麥。金又盡。又請父質田宅於江戶富商。得金以繼之。自冬十月。至翌歲四月而止。惠施所及。四十八村。終始所救。十一萬六千人餘。後明和。中武藏相摸上野三州荒饑。姦民相集為盜。劫奪富商。毀壞民舍。暴亂甚多矣。有司坊正。檢之不知其人。將及友山家。一人走至。大呼其徒曰。是我與貫翁居也。在昔寬保之水災。以翁在使我祖父母兄弟得生存。汝知之乎。衆大駭。相與顧曰。我儕無力之可報庇恩。而反可虐我。俯伏門外而去。故其四隣皆為之免暴亂矣。澤田東江。性好施與。無些吝惜。有來告窮者。不論新

舊。而賑恤之。傾意救援。故寓門下者常數十人。家為之貧。然不以為憂。曰。有無相通。衆寡相均。天之道也。人皆依賴之。

篤行

木下順菴。少從某侯來江戶。不得志而歸京。從是閉戶讀書。久之。名震海內。加賀侯厚幣召之。辭曰。先師松永先生之子某。嗣承家學。未就仕途。家道屢空。請用彼以使得其宿望。侯聞之曰。今之世。交同手足之親。誼比金石之固。於利害所關。則崖岸相向者。比比皆然。如順菴可謂有古人節矣。即與松永氏子俱禮

聘之。

佐藤周軒好文學於後藤松軒之門。小少堅其志節。嘗蒯緱遊京。便道過伏水。省伯母。伯母為田光氏母。家頗富。喜周軒至。且感篤志。乃出金百兩贈之。謂曰。若以此為學資。周軒辭而不受。伯母曰。勿。我子放蕩。寢將傾產。與其濫費以供燕樂。寧與若以充為善之用。周軒益辭曰。一家主人業已如此。安可不別有所儲。以備不虞乎。余一介書生。無貨固分耳。但大母之惠。其拜賜也多矣。遂不受一金去。稻葉迂齋平生舍短取長。略細過而揚巨節矣。若山

官維深學雖未醇。而一世尤物也。又若唐崎彥明德。雖未熟。而一時英才也。二人高簡倨傲。輕蔑諸儒。自視甚高。及見迂齋。皆屈節敬服。其為人有寬厚之風也。後執弟子禮師事之焉。後數年。而維深死。變諸儒醜焉。不顧迂齋奔走弔其妻子焉。彥明被逐。諸友棄焉。不訪迂齋。賙卹。賑其窮迫焉。其洪量寬容。率皆斯類。

伊藤冠峯在尾府時。與南宮喬卿情交尤密。明和己丑歲。喬卿自采名移江戶。然猶以其妻子託之尾府族人。先是約妻子。過一年使人必迎矣。後喬卿遭乎

火災盡喪資給。經過既二年餘而不能迎之。甚窮其計。妻子又不堪。隔數百里而聞窮迫音耗。冠峰愍憐妻子之意。使之俄治行裝。蓋自尾至江戶。驛程十數日。資錢非一夫有錢五十緡。不足以購旅費。而况婦兒三四人。舉家就行乎。冠峯家固窮貧。典當田宅。賣却家財。得金十五兩。與之其妻子。使數人護送於江戶焉。喬卿謝懇到。復其金。冠峯辭而不受。

細井平洲博愛容衆。不與人忤。虔誠尤厚。小河仲粟飛鳥子靜同居多年。仲粟子靜各卜居。後仲粟歿而無所歸。於吾殯。喪祭若家人。且妻兒皆依賴焉。子靜

又歿。而無所歸。喪祭之猶仲粟。養妻兒於家。後為其女子。整資裝嫁之人。仲粟子鼎長薦之尾府。食祿儒官。又南宮大湫子齡。大湫歿後。與其母氏皆依賴焉。齡長薦之尾府。又食祿儒職云。其他寓塾者。雖斗筲之人。若有歿者。憫寄寓異鄉。而死於客中。久後遂失其葬理之所在。自出費用。立碑於葬所。以記其姓名者數十人云。

細井廣澤致仕時。兄知順既歿。其嫂氏寄寓于廣澤家。嘗求仕於諸侯夫人。將宦仙台中。其隄調所資給。不得金四十兩。不能辦其費。廣沢曰。窮之中。速辦

四十金。殆似不辨。而仙台侯當今大藩也。欲再宦之。非其得機會。不可復得。遂移書所善友人數家。貸借金若干。又典却書數百卷。遂得四十金。成嫂氏之宿志。

持正

左大辨藤原長方。為人剛直。當事敢言。無所回避。安德帝之徙於新都也。平清盛集百官。議兩京利害。衆皆承意。咸稱福原之美。長方獨抗議。以為不便。清盛不懌而罷。俄而清盛奉帝還舊京。後及源賴朝起。帝召群臣議。長方進言曰。賴朝舉兵。數月之間。四方應

之。斯政事不協。天意之所致也。宜使法皇聽政如初。基房復職。行德政以收人心。則庶幾天意可回。禍亂可弭矣。聞者皆失色。清盛意頗悔悟。

將軍德川家光嫡子家綱拜山王祠。執政傳命。使三藩扈從焉。德川義直曰。焉有納言之官。而扈從无官之人者耶。執政曰。請為將軍屈。義直曰。昔北山行幸。足利義滿以幼兒義嗣。班關白上。後世譏其僭。今日之舉。吾恐將軍之貽譏也。執政語塞。乃使三藩前行。戶田忠昌為老中。子忠真為奏者。兼寺社奉行。別賜第宅。食一萬石。父子貴顯。時人榮之。柳澤保明民嘗

與隣境爭地。保明民不直。忠真欲決其訟。以保明權。寵無比。恐禍及父。密謂忠昌曰。兒欲決訟。不出於正。則不忠。欲出於正。則恐其不利大人。且爲之如何。忠昌曰。夫處公事。唯當持正。即父子取禍。亦所甘心。若懼禍及。剖決不正。則不孝莫大焉。忠真悅。無何。綱吉臨保明第聽訟。於是忠真判決曲直。無所回避。一坐駭慄。保明失色。忠真尋辭職云。

勘定頭伊丹康勝。練達吏休。勸農桑。通商賈。與民同其利。一時稱循吏。甲斐國產小紙。一賈人納金幕府。以權其利。或請增納千金。有司將許之。康勝固執不

可。執政問曰。千金雖微。亦足資國用。何謂無益也。康勝曰。公等有禦盜之術。則可。執政恠問之。則曰。小紙者貴賤所用。不可一日無之。惟其價廉之故。上下皆用而不困。今彼欲增千金以奪其利。此不過貴紙價以償之之計耳。紙價一貴而百物皆踊。其勢必至小民窮而爲盜。不知公等將何以禦之。夫以千金之微。困天下之民。何以異於剖肉充腹哉。執政乃歎服。藤原惺窩逃佛歸儒。嘗深衣八見東照公。講讀經史。時浮屠承允亦在坐。乃謂惺窩曰。以子之才。棄真還俗。我竊惜之。惺窩應曰。自佛言之。有真諦俗諦。自儒

觀之。人世皆真。未聞呼。君子為俗也。承兌不能答。他日。承兌又謂曰。子也博洽多才。今脩明聘。宜以子充。使子亦无不利。惺窩正色答曰。公欲利乎。則自為之。吾非為利者。

北山友松子。接人無隱情。出言洞見肝膈。或與人商量。亡論親疎。見其非。則面折之。不辨明。則不措也。曰。錙銖無補於人。予愧于心。

稻生恆軒。善醫術。子弟有欲傳其術者。皆不許。曰。吾幼家窶。不能養親。故為醫人。幸洞病機。諳藥性。為世所信。周給族人。得遂初意。是因奉親之誠也。學醫不

精。適以害人。况有經術可學。以致遠者。何以小技為。太宰春臺。為人嚴毅端方。熾邨侯世子延為師。其始至。世子不送迎。春臺艱然曰。至賤處士。烏敢傲岸於貴人。雖然。所說則聖人之道也。苟奉道者。雖王公。不得。不禮焉。而其所待甚薄。是非不禮余。即不奉道也。不奉道者。余不欲復見。當是時。侯為閣老。用捨窮達。皆出其手。而其言一無所忌憚。於是其臣相議曰。無禮渠自道也。世固多儒師。請更招他人。世子聞之曰。寡人過矣。受教於師。何挾之有。乃厚礼事之。春臺著六經畧說進諸世子云。又嘗著經濟錄。侍中某觀之。

欲以備乙夜清覽。私使書商小林延年求正本於春臺。春臺辭以稿本作字不慎。且衰邁不能繕寫。而私於延年曰。布衣之士。以言進於朝。必因執政。若夫因內官以達。則君子不為也。

佐藤周軒。仕嚴村侯。擢為老職。侯妾舉冢子。賀妾者皆以其為母侯家之重。獨周軒入內。毅然正色曰。爾自今之後。勿恃有子以驕肆。侯家禍福在茲。爾禍福亦在茲。在坐者竦然改容。

伊藤蘭岨。博學能文類父兄。而舉止端重。仕于紀伊侯。其始講君侯之前。對書不講。滿坐汗掌。以為伊人

生長乎寒素。未慣說大人。則視其巍巍然而然也。中使促不應。侯亦訝之。既而蘭岨徐曰。公坐褥。不可講聖人之書也。侯聞之。遽去褥。於是方講說。音吐朗暢。辯論明備。座者皆歎賞曰。真儒者也。

古賀精里。嚴密寡默。人有不善。直面規之。退無後言。而待書生尤嚴。雖佳節。未嘗置酒。然每有一美行。一佳文。輒欣然稱揚。喜色溢面。嘗講經於某侯。講後其老臣問重罪處刑。精里曰。請熟考。後數日。精里至其邸。老臣迎曰。今日非講期。先生何以辱臨。精里曰。前日之問。得其說。故來。老臣曰。聊以供談柄。而致先生

之勞。不勝恐懼。精里艱然曰。執一國之鈞。而以人命為一場之談。非吾所知也。即起欲去。老臣驚謝弗聽。疾聞趨出。為反覆布謝。然後纔留叙其說。板倉復軒。給仕于幕府。為司計曹長。後數月。府署無故亡三千金。同僚之士。倉皇失措。不知所為。相與謀議。將出債而秘之。復軒不為然。獨抗言曰。此苟有盜在耳。諸公掩其缺而償之。盜後顯露。則欲自晦之無及矣。宜啓之政府。明白其事實。吐露所以。府署無故亡。而後索驗其罪。坐法以免我職矣。公等如不欲我獨告之。衆恚曰。新曹長違衆欲破事也。群議未決。雖

然竟從復軒之言。後數十日。果獲盜於小吏中。由是衆皆歎服其先識之明。

雅量

右大臣源雅定。初拜內大臣。時藤原實行拜右大臣。或往賀之。車騎闐門。士女操作。陳設甚盛。良久實行出見。喜動顏色。次詣雅定。門庭闐寂。不見賀者。俄頃雅定出接。第曰。大臣之職繁劇可厭。何賀之有人。服其偉度。

內大臣平重盛。資性忠恪。沈毅有度量。中外屬意。嘗啓事中宮。有蛇至膝下。恐其驚中宮。徐捉其首尾。以

仙身叢書卷十一
五十一
身
五十一
身
襲衣蔽之。召藏人源仲綱授之。仲綱受之而出。宮中終無知者。其性度如此。

左馬頭藤原保昌。為人驍勇。膂力過人。嘗夜微行吹笛。時有大盜袴垂者。欲劫褫之衣。踵行里許。抽刀逼之。保昌停笛。顧問其名。袴垂不覺首服。保昌曰。我嘗聞汝名。汝亦非碌碌者。從吾而來。復吹笛徐行。還家取絮衣與之。曰。乏則復來。慎勿作劫。

藤原高房。為美濃介。威惠兼施。屬託不行。發奸擿伏。境無盜賊。時管下有堤防壞。俗傳有神。不欲畜水。前司不敢修。高房曰。苟利於民。死不恨。乃發夫修堤。民

賴其利。席田郡有妖巫。種類為群。吏懼不敢入其邑。高房單騎赴之。捕其徒刑之。治大行。

廣瀨才二。家酷貧。不舉火數焉。嘗覽梅道人畫。甚欲之。乃百方買之。以示伊藤東涯。東涯嘆賞。不舍才二。因推與之。或問其故。曰。夫有欲得之心。則人我一也。中江藤樹。篤信王文成。致知之學。先躬行。後文詞。每引四民訓諭之人。無賢愚。皆服其德。嘗夜自郊外歸。有賊數人。突從林中出。遮路曰。客解橐。以供我飲酒。藤樹乃執視。舉錢二百文授之。賊拔刀叱曰。所以求客者。豈止是而已哉。速卸衣裳及佩刀。否則不須多。

言。藤樹神色不變。曰。姑緩之。吾慮其授與不授孰是。乃瞑目叉手。少頃。曰。吾慮之。假戰而不利。無輕卸。以與汝之理。即撫刀起。且曰。戰者必先以姓名告。我近江人中。江與右衛門也。於是賊大驚。投刀羅拜曰。樊鄉雖五尺童子。莫不知藤樹先生為聖人者。吾黨雖攘攫為活。豈得施之聖人哉。願先生矜其不知而宥之。藤樹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乃說之以知行合一之理。則賊感泣。遂率其黨為良民。野中兼山嘗來江戶。及歸期也。致書鄉人曰。土佐無物不有。自江戶齋歸。惟有蛤蜊一艘耳。海路幸無恙。

以歸。日饋之。眾以為嘗異味。計日待歸。既至。則命投其所漕於城下海中。不餘一箇。眾怪問。兼山笑曰。此不獨饋諸卿。使卿子孫亦飲之也。自此後果多生蛤蜊。遂為名產。眾始服其遠慮。

伊藤仁齋嘗夜行郊外。劫賊四五人當路立。各按劍曰。吾徒不醉不樂。今無酒資。客若欠腰纏。則自脫衣裳供之。仁齋神色不少動。曰。今日適無囊錢。敝緼袍脫以遺之耳。且問汝輩以何為業。邪。曰。昏夜橫行。掠奪以自給。是其業也。仁齋曰。以若所為為業。吾何拒焉。輒脫服以授之。將去。於是賊止。仁齋曰。吾儕草竊

為衣食數年。未嘗見舉止如客者。抑客何為者。曰儒者也。曰儒者為何事。曰以人道教人者也。所謂人道者。孝於親。弟於兄。不可一日無者是也。人而無道。禽獸焉耳。言未畢。賊皆頓首涕泣曰。噫。君與吾鈞是人也。而事業之迥異如是。吾甚耻。願君宥吾儕罪。今而後。飲灰洗胃。謹奉教于門下。遂皆改心自勵云。

規諫

藏人頭源俊賢遷參議。一條天皇問曰。誰可代卿者。俊賢以藤原行成對。帝曰。階級尚卑。難遽超擢。俊賢曰。行成才能過人。足職獻納。何以資望之淺。沮其登

庸。夫君人者。務在知人。知人則賢者益進。小人自退。否則政事不能無愆。失惟陛下察焉。北條泰時在京師。見柁尾僧高辨。問治國之要。高辨曰。治國之道。如醫之治病。良醫能察其原。審寒熱之所中。然後投劑。故能療病。世之為治者。不察其原。濫行賞罰。故姦偽日作。風俗日偷。雖欲為之治。末由也已。譬之庸醫。不知病原之所在。妄施治療。夫國之不治。由人欲害之。欲心一萌。百殃競起。子執國政。躬自率勵。何不成之有。泰時曰。雖一人勉之。奈衆不從何。曰是不難。在子之心耳。未有形正而影曲。政正而國

亂者正也者無欲之謂也。子誠能寡欲則人人化德而嚮風矣。一有訟以非理者則反諸身曰我心未正故彼奸以非理痛自創艾不可加罪於彼譬如鑑於水我形不正而惡影之曲苟能惡之不如正其形昔周文王以德化下民皆讓壤故虞芮之訟不聽而自決此乃以無欲治天下之明驗也。今子以此率下民皆恟之秦時大悅服膺其言之數年風化大行某侯謂侍醫曰治民何如侍醫對曰臣賤伎也何以知經世之術乎然嘗聞古人曰頭寒足熱意者於治邦亦猶此乎。

某侯賦黎民建佛閣謂僧曰予功德幾何僧蹙頰曰黎民涕淚以濯之膏血以磨之何功德之有。有少年如江都有老人歸京中途相遇各乘驛馬二人馬隸俱請曰願二君換馬然則隸二人俱得便也少年聞之首肯而下老人不肯曰我行棘矣馳之少年怒曰汝不辭而去豈弱予與執槍而從呼曰止老人反顧下而待之少年盛氣謂曰予與汝偕死老人神色泰然熟視少年曰來予語卿少年色少解曰何也老人曰予有一男齡與卿比血氣亦比每祇役江都予必諄諄戒曰五十三驛行人之衆輿馬之多輪

翰殷殷。日夜行不絕。汝一朝之怒。勿忘君親。意者卿有親。則猶此也。卿而不思之乎。乃乘而去。少年茫然不樂。久之曰。偉人也哉。後謂人曰。予今得生而事君親。是乃翁之力也。

會津侯問山崎闇齋曰。先生有樂乎。答曰。臣有三樂焉。凡天地之間。有生者何限。而得為萬物之靈。一樂也。天地之間。一治一亂。無定數。而生右文之世。讀書學道。得與古之聖賢。把臂于一堂上。一樂也。侯曰。二樂既得。聞之。請亦聞其一樂。曰。此其最大者。而所以難言者。君侯必不信。以為誹謗。侯曰。寡人雖不肖。奉

先生之言。渴聞忠言。何為至今不終教乎。闇齋乃曰。所謂樂之大者。幸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是也。侯曰。敢問何謂也。曰。意者今之為諸侯也。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學無術。徇聲色。耽遊戲。而為之臣者。迎合主意。無致匡救之道者。遂令智實日塞。本性枯亡矣。其視卑賤之幼。嘗辛苦長習事務。師教友輔。以益其智慮者。為何如也。是臣之所以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為樂之最大也。侯聞之。茫然自失。嘆息曰。寡人何聞之之晚也。

佐藤直方居江都。嘗詣彦根侯邸。語次從容謂其老

臣曰。凡天下之事。非生而知者。是以各求師受業。琢磨浸灌。以得其道。今也有不據於古。不學於師。而裁制焉者。天下為慣。不知其非矣。諸君知之乎。老臣請問之。曰。政事也。夫政之不善。乃為黎民之害。貽後世之憂也。而人皆取諸臆。不知慎重。猶為茶話也。其可乎。一時以為確言。

豪商臨終。謂子弟曰。予幸不貧。千金良藥。莫不用焉。然不能飲食。已濱於死。由是觀之。雖王公貴人。不飢而死者鮮矣。人之處世。衣食不之則可。豈可逞慾苦人乎。汝等誠諸。

松岡恕菴北村篤所在伊藤東涯許。覽物徂徠天狗說。極口刺議之。而曰。此文非啻聱牙不成語。而說亦可謂不通矣。東涯曰。人各有見。何必輕駁之。况其形容天狗之狀者。宛然如畫。今之秉筆者。恐不及二子大愧。

本多豫州答太宰春臺書。唯書号不書其名。且無頓首等字。春臺上書曰。臣聞書札雖與輿僮。必自書其名。禮也。至於頓首等字。則君拜臣之禮。雖天子有之。况於書札乎。如臣也。卑賤固無傷也。於他人則不宜如是。

有或來訴父之不慈於川井東村者。東村聞而不答。泫涕下。其人驚問其故。東村曰。聽乃言似梟鳴。甚不祥。可盪去耳。夫詣弊廬趾也。告不慈舌也。厥趾厥舌。孰得而運轉之。無非行親之遺體也。將枝傷根。骨肉相噬。天地之所不容。王法之所棄市。不祥莫大焉。語畢復泣。其人憮然自失。扣頭謝罪。後自反責躬。遂孝於父母矣。云。

佐藤周軒。為人嚴毅廉直。以儒仕于柳澤公。復傅世子。世子動作舉止。悉規以正。世子嘗欲就齋南鑿一窗。周軒不肯曰。此易事耳。然而為世子者。凡百當慎。

守父侯所與。而不可別有嗜好。今世子年少。問安視膳。則勿論。方且講學演武。且夕之不暇。而乃馳心于無益。罔或遂啓土木園池之好乎。故事雖易。臣不敢奉命。世子悚然曰。卿言是也。請守之。

中西淡淵仕于尾藩。芋生竹腰氏。寓邸中。時同僚之人來告其歸。其人恃寵專權。淡淵以磁盃十枚。驢之。取一枚。毀破之。與曰。虧盈之象也。其人愕然未言。曰。且與使偶。竟奇也。不若使奇待偶。其人感謝。後自抑。遜能慎其身。終身不取敗云。

加茂真淵。遠江人。少壯鞠於濱松。逆旅梅屋氏。以其

女為妻。晨夕潛心書籍。不治家事。為義父所憎。其妻謂真淵曰。妾觀子之才。豈為逆旅主人者乎。妾幸產一男。撫字成立。足以嗣家也。請子決終身之策。揚名天下。真淵因出奔京師。從荷田春滿學。爾後妻堅守節數十年。真淵亦竟以國學聞。

訂 修身叢語卷上終

埼玉県立浦和図書館



32038471